

## 全国知名作家 运城行

□ 黄风

第一次见到它时，你坐了一夜绿皮火车，咣当咣当。1988年秋天的夜幕早从车窗上揭过，但脑中还像半壶泥水，没有晃荡清亮了，连笑顺着鼻沟流到嘴里都磕牙。正昏昏沉沉间，一个老师吆喝，快看啊，大海！至少吧，至少半车厢的人，特别是他周围的人，脖子一下鹤了，脸朝向一侧的车窗。车窗外仿佛掀起一阵烟尘，众目共睹着他冲出去的叫声，去看大海。

老师吆喝的时候，火车正在奔西安途中，它再啃几个小时的钢轨，你们将在古都开始学校组织的为期一周的旅行。中秋节刚过，晋北已凉意张狂，晋南抓把空气还能吹出针芒来，而且越走越热。满车厢的“火车味”中，不时窜出水果味来，还有发糊的月饼味。但转眼间被驱逐得一干二净，驱逐它的是扑进车厢的灼光。就在你们目光涌出车窗，乱纷纷地去看大海时，大海的光也如潮水般扑来，把你们目光堵回来。整个车厢哗地一亮，包括眼窝、耳道、鼻腔，灌满每个孔隙，把拥挤赶出来，泡沫一样漂浮了。那亮白花花的，把你的脑子淘得像多年后见到的礁石，直到大海的光又迅速退去，你才看清它的面容。转瞬间的一切，就像发生在镜中。海面上不见一个浪头，不见一只鸟影，更没有什么船了，远山隐隐约约，与天与海几乎融为一体，光雾蒙蒙的。每一双目光在车窗外追逐的眼睛，可想而知地睁大了，嘴里下意识发出或轻或重的赞叹。但奇怪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表示怀疑。直到一位女乘务员过来，见脑袋扎堆地瞄着窗外，好奇地问过一个旅客，才说那不是大海，是运城盐湖！说着咯咯笑起来，运城，怎能有了大海？脑袋扎堆的人一愣，硬僵僵地收回目光来，转向女乘务员，如梦方醒地说，就是啊，运城怎能有了大海？但并未说出口，只是把话写在脸上。

女乘务员唇红齿白，你们被笑得很尴尬，心中比别的旅客狼狈多了，因为你们是一伙中学老师啊，尽管她并不知道你们的身分。尤其是那位吆喝的老师，像一根被暴晒的雪糕滴滴答答。事实上，他与其他老师一样，并非真不知道运城怎么会有大海，多半是一时兴奋得脑短路了。

那“其他老师”，自然包括你了。你再

不再那么辽阔，也就是个大湖的样子。在此之前，你第一次出远门仅到过北京，大海只在影视、书本或梦里面见过。你无法忘记那尴尬，渐渐变成了向往：有天，一定要去看看大海，一定要到误当成大海的运城盐湖走走！

大海自不必说了，而来运城盐湖，终是阴差阳错，团揉了一声叹息，直到35年后才如愿以偿。尽管与曾经的季节，不是同一个时段。如愿的一刻，你与朋友站在6月的盐湖边，饱受“南风”之“薰兮”。倘若风是五千年循环不变的，便有可能来自上古，但非歌中的和煦，而是热烘烘的近乎燎人。

傍晚的阳光，挥手擦一束的话，能玻璃丝一样，一根一根抽出来。经受了阳光的洗礼，绵延的中条山不见烟岚，沿岸的楼群“光明磊落”，连“南风”热是热，也算滤过一样。湖中波澜不惊，一条条的路或堤埝，越往远处眺望，断断续续了，越像大鱼的鱼脊，沉浸的“大鱼”享受着梦幻时光。水鸟只有飞起来，才能看到它的身影，转而又消失在湖光山色中。

在鸟消失的湖深处，两列火车跨时空而来，一列载着35年前的你，一列载着仅仅两小时前的你。前一列一如既往地咣当而去，后一列收起呼啸缓缓停下。

走出“D1673”，向远去的那个把头探出车窗的你挥手致意，告诉他此行的你是来了愿的。那个他懂得的向往，大海的一半已了，来了剩下的另一半。在宾馆丢下行李，朋友就带着你徒步来到盐湖边，中途走街串巷，两人的T恤胸前都汗浸了。

朋友是河东子弟，也是研究河东文化的专家，当你在湖边与他讲述往事，朋友像站在他家乡的秋风楼上，遥望着黄河一样说，你们那位老师吆喝的其实也没错，老早以前这里还真是大海。往后沧海桑田，便留下这“盐田”，留给他们河东，被珍视为“国之大宝”。

朋友之言，和当初你们另一位老师说的一样，运城盐湖不是大海，但它是滔滔大海的馈赠。这位老师是代副课的，也就是地理和历史。经历前面的尴尬之后，那尴尬仿佛是他造成的，在剩下的绿皮火车载着的旅途中，只要得便就把话接起来，给你们讲解一番。

他说你们吃的盐，就来自运城盐湖，叫“本地盐”。你听后眼又睁大了，想起小时候的六个六。六个六掌管着村里的小卖铺，常神一样立在水泥柜台后面，背着手或一只手抓着柜台上的算盘，从灰蒙

蒙的窗玻璃上，似看非看地望着屋外。嘴嚼嚼的，偶尔嘎嘣了，蹦出唾沫星来。

对你们这些臭小子，如果不买东西的话，六个六就视而不见，你们也不敢胡闹，否则就会被轰出去。小卖铺内静静的，一种特有的香味在窜，弯弯绕绕的，扒到衣服上能带回家。那香味五色线一样，能闻出糖和饼子的味道，能闻出油和酱醋的味道，还有烟酒的味道，但没有盐的味道。

水泥柜台有六个六半人高，你们扒着表面磨得发亮的柜台，望着里面货架上的东西，顺着货架看过来，又看过去。听到嘎嘣声时，你们立刻转移注意力，老鼠一样从货架跃到他嘴上，又被他的一张嘴吸引了。

你们最初认定六个六是在吃冰糖，馋迷迷地盯着他的两片幸福的厚嘴唇。直到有次你们凑了4分钱，用2分钱买4根“勤俭烟”抽，用2分钱买几粒冰糖吃，而且就买他吃的那种冰糖。六个六听后，脸上少有地堆满了笑，说冰糖不用买了，一人送你们一颗。

你们惊叫道，娘呀！

眼睛比嘴还张得大，真的一人送你们一颗？

六个六收回笑去，八字胡翘了，我啥时候说过假话？

但条件是，你们必须把眼闭上，吃到冰糖后不能吐出来。

那天的情景，即使此刻站在盐湖边，你回想起来也如目前。你们规规矩矩地闭上眼睛仰起头，像一窝鸟仔张开口，接住六个六喂的冰糖后，并没有尝到预想的甜头，却越嚼越咸以至发苦，把脸都扭曲了。原来他吃的并非冰糖，而是盐颗子。

六个六的盐颗子，就放在柜台下面的瓷缸里，用碗掬的时候欵欵的，倒进秤盘里欵欵的。遇上阴雨天，欵欵声带着潮气。那时没有绵白糖一样的细盐，都是生硬的粗盐，除了腌菜直接撒到菜瓮里，平时吃必须用蒜臼捣碎了。

“冰糖”的滋味刻骨铭心，六个六那粒盐真来自运城盐湖的话，你早就与这湖有缘了。便应了那句古话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同时带着一个儿时的疑问，六个六为啥不怕咸呢？他吃盐颗子的时候，你们从没有见他喝过水。

在朋友的讲解中，你的思绪天马行空，追溯那粒盐的身世，你看到了盐的来之不易。在无边无际的蔚蓝色中酝酿，然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，在大海丢下的这

片浩淼中“水乳交融”，最后被“开采”出来。“开采”的过程，就像有人描述的，“和种庄稼一样，开垦土地，小心灌溉，关注天时，盐民就如农民”。

铲盐日当午，汗滴畦中卤。

谁知家中盐，粒粒皆辛苦。

太阳在湖西头宽衣解带，在湖东头出浴一样醒来后，你和朋友又来到盐湖畔。朋友说昨天先点个卯，今天要好好看看。当然，今天来的不光你两个，同行者几十人。

阳光很快长出“针嘴”，像荷叶款款的早晨，一夜的潮与露被晒干了，焦灼的叶边缘开始卷起来。风热情洋溢，围绕湖边的树时，大树如大泉翻滚，小树如小泉翻滚，沸腾的绿水四溅。和昨天傍晚一样，湖中波澜不惊，只闻鸟语不见鸟影。

你耳朵左顾右盼，想象着——

火烈鸟在叫，

反嘴鹈在唱，

天鹅在呼唤……

有的想象显然不对，还远不到叫声主人归来的季节，但你仍固执地想象着，甚至企图在天空捕捉到它的身影。可蓝天无痕，几朵赶路的白云汗涔涔的。湖面上仿佛下白雨，却不见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包括奔腾着歇下来的中条山，恍如仙境之中。

那仙境之中有传说，黄帝战蚩尤啊，伯乐相马啊，或发生在盐湖畔，或发生在虞坂运盐古道上，在月明星稀的时候，遗漏在蹄洼或车辙沟里的盐，仍爆着美丽的盐花。那美丽是七彩的，就像施展了魔法，飞上天便成晕珥，便成横跨天河的彩虹。

“冬出硝，夏产盐”“千古中条一池雪”。“千古中条”在，但由于“退盐还湖”，“一池雪”几乎看不到了。你看到的是，它已化作一叶洁白的梦，在依旧的“南风”中飘，在浩淼中随波逐流，然后悠悠地沉入湖底，与那些千年前的梦，沉浸在一起。

梦中的盐湖的“雪”，让你想起杨梅蘸吃的“吴盐”，当下就想在湖畔燃堆火，与众朋友搞个野炊，像李太白一样，“持盐把酒但饮之”。或学宋人，捉条“雪白肥鲦”来，请“擅腕佳人，玉手纤纤”地做成汤，然后滴上一点儿醋，加上一点儿酒，撒上一点儿盐。

但醋，一定要老陈醋；酒，一定要老白汾；盐，也一定要潞盐。把“南风”当作羽扇，扯片白云做成纶巾，坐拥“国之大宝”，“晋味”十足地边品味，边听舜帝抚琴：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

## 散文诗

### 军人的底色

□ 衣名

转业离队，三分别意，七分恋情，学生尚且热爱母校，军人怎不眷恋军营。我曾把希望的种子撒在这里，于是，理想开始了萌生；我曾用勃发的生机，汲取着这里的精灵，于是，我的躯干才如此坚韧；我曾在这里学习，像小学生那样虔诚，于是，我的憧憬不再朦胧。

士兵生活使我懂得：幸运，不能衡量生命的价值，坎坷，不能完全算作人生之不幸。只要真正领略了军人的使命，一切虚幻都不会迷住眼睛；只要亲自掂量过肩上的责任，对军营永远不会失却热情！

啊！当年的苗，如今的松，当年的雏，如今的鹰。不是母亲的襁褓，不是阿姨的摇篮，而是军队的征马，送了我一程又一程。

我在炮膛中学会思考，我在军旗下看到精彩，我在刺刀上揣摩风骨，我在枪声里觅取知音。抢险救灾，塑成了我美的造型；屯垦戍边，增添了我诗的意境；军队和行动，使我理解了光电；士兵和祖国，使我懂得了磁性；飞机和潜艇，使我明白了仿生；激光和微机，使我知道了信息革命；硝烟和焦土，使我鉴别了野蛮和文明；眼泪和笑容，使我理解了，最丰富的是战士的感情。雪地的实验室里，我发现

万物不定是冷缩，沙漠的试验场上，我了解了人的特异功能。

我穿了十年军装，已绿遍了身。不信，抽出我的骨髓，也是绿的。因此，我生命之树才郁郁葱葱。戴了十年军帽领章，已红透了心。不信，我的热血可以证明。因此，我青春的火才烈焰熊熊。

勇于牺牲啊，是我们军人的灵魂，富于牺牲啊，是我对事业的保证。畴昔参军，我曾以一个青年人的热忱，在决心书上，按下了带血的指纹。

我自豪：我是一个兵。我欣慰，在人生的长旅中，我有一段永远值得回忆的历程……今天转业，我仍以一个新兵的激情，用我的初心，在小康的生活里，为家乡发展的美好前景，不断打拼、书写新章、继续远征。



大河湾

只许云天分野艳，  
不同桃李竞香尘。  
云苓 摄